

1702

十堰市



第六辑



丹江口文史资料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Diliuji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Danjiangkou shi Zhengxie

wenshi ziliao weiyuanhui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 六 辑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二〇〇二年五月

责任编辑 曹仲明

编辑 向波

DANJIANGKOU WENSHI ZILIAO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丹江口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出版

《丹江口文史资料》编辑室编辑

(沙陀营路 158 号 邮编 442700)

开本 850×1168mm 1/32

字数 180 千

印张 9.2

2001 年 3 月出版

老河口市供电局印刷厂印刷

DW1~6ESDTN2002—(20)

工本费:12.50 元



世界文化遺產
武當山淨樂宮
古迹重建圖



《丹江口文史资料》
第六辑 编 审 委 员 会

主 任	武发胜		
副主任	魏明察		
委 员	武发胜	魏明察	蔡 文
	朱大新	江尚水	蔡爱玲
	李荣国	王能俊	吴林英
	曹仲明	向 波	

责任编辑 曹仲明

编 辑 向 波

书名题字：万国权
(全国政协副主席)

主 编：赵瑞平
副 主 编：陈昌平

编 委：

赵瑞平	曹以明
陈昌平	吴顺庭
彭太山	肖寿成
董麟声	张体格
陆延照	张新运
夏先枝	彭想成
戴源清	陈国荣

责任编辑：李春华

文字校点：

董麟声	张体格
王昌龄	王维敏

封面设计：胡 炜
 鲜鲁林

顾问：肖述鹏

审定：肖孔斌

朱心凯

程润鑫

程德超

齐传贤

梁银祥

目
录



1	敌后抗日见闻	李明清
8	战地日记摘抄	刘金轩
15	三克均县城	丁立平 刘南宁
19	广西剿匪见闻	黄春华
40	金门之战始末	刘宏燧 张 维
56	目击炮轰金门岛	李荣林
59	我的兵戎与军体生涯	魏正德
75	我的老师鲁日融	安之语
78	我的挚友鲁日融	赵砚臣
82	在与贺敬之交往的日子里	陈胜先



88	秦巴山里的深情	朱伯让
92	对一张借条的回忆	杨运中
96	部队的抗美援朝捐献运动	熊明书
98	支援抗美援朝见闻	张华鹏
101	送医送药在公安	张宗春
105	均县人民政协筹建前后	王青云
113	道教政策落实与道协成立	王青云
120	忆全国第一次地方政协会议	王世治
124	对西藏学员的培训纪实	卜昌学
130	忆均县中苏友好协会	刘风扬
132	毫厘道长话沧桑	王教化
138	在阿尔及利亚的日子里	宋明勇
146	我与红星歌剧团	王国章
177	我的文艺生涯	刘 斌
186	把青春献给陕南	黄锐文
191	《桐籽稞》的创作及影响	陈尚海
193	我与魏扬之的一次面晤	朱务容
196	我的前辈和我的事业	王玉芬



- | | | |
|-----|---------------|---------|
| 199 | 流亡于均县的山东中学 | 苏光照 |
| 203 | 我的流亡求学经历 | 毛德应 |
| 206 | 话说当年的八分校 | 刘乐尧 |
| 210 | 苏氏家族的兴衰 | 苏光照 |
| 215 | 闲忆祖辈陶瓷业 | 朱弟成 |
| 218 | 浪河锅厂的变迁 | 王明亮 |
| 223 | 忆五十年代武当山林场 | 冯应桦 |
| 233 | 白龙泉矿泉水定性经过 | 曹仲杰 |
| 238 | 清末明初的饶氏庄园 | 王永成 |
| 242 | 净乐宫搬迁与复建经过 | 陈胜先 |
| 249 | 丹江口考古新发现 | 李 峻 张华鹏 |
| 255 | 工业“抗旱”中的武当山文物 | 朱道琼 |
| 258 | 紫霄大殿维修纪实 | 朱道琼 |
| 267 | 往事悠悠忆当年 | 张一鸣 |
| 277 | 关于土桥的回忆 | 张华鹏 |
| 285 | 来自二号案卷的报告 | |

敌后抗日见闻

李明清

我家住在消河乡铁佛寺(现在的浪河镇白杨坪林业管理区方家山村)。1937年的时候,那地方土匪很多,把老百姓弄得民不聊生,住不下去,我们全家人就跑到浪河店,我就在浪河店小学插班上五年级。以后土匪稍微平息了一些,但是还不能回家住,我就和我母亲一路把家又搬到菠萝岩我舅舅张子重家。我与兄弟姊妹们一起在菠萝岩小学继续读书。这样,我们就有机会接触到一些进步的青年。

1938年日本进攻武汉的时候,我表哥张业敬、张业新、张业伟(即陈伟)先后从武汉、襄阳、草店离开学校回到菠萝岩,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菠萝岩小学

就成了我们当地的抗日宣传阵地。张业新、张业敬他们都很忙，白天给师生们讲时事、政治、教唱革命歌曲，还抽出时间串门，给父老乡亲们讲在外地的见闻、中日战争的局势、蒋介石的抗日态度以及共产党的主张等等，晚上还办民众夜校，教农民读书识字，作抗日宣传，揭露日本鬼子奸掳烧杀的滔天罪行；揭露国民党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罪行；讲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是抗日的队伍，是为穷苦大众求解放的；他们还讲大家要团结，要组织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新中国。

那时候教唱抗日歌曲是一种很重要的宣传形式，山区里面过去从来没听过那么多的歌子。学校里教了很多歌，学唱的人也很多。在1938年至1939年这个不长的时间里，我们在学校里学会了《流亡三部曲》、《大行山上》、《义勇军进行曲》、《大刀进行曲》、《黄河颂》、《黄河谣》、《游击队之歌》、《延安颂》、《抗大校歌》、《国际歌》以及苏联的国歌等等。《延安颂》这支歌很可能是饶一从延安带回来的。这些歌通俗易懂，有很强的感染力和号召力，当时不仅学生唱，农民、妇女们也唱。消河两岸到处是一片抗日的歌声，热气腾腾，现在想起来精神仍然很振奋。除此之外，我们还贴标语、发传单，连小学生的识字课本都注入了抗日的内容。原来小娃娃读书识字教的是：“人手足刀尺”，还有什么“小小猫，跳跳跳。小猫跳，小狗叫。小孩子，哈哈笑”这些内容。我们把课本里加上了“火、火、火，东洋鬼子放的火；血、血、血，中国人民流的血，东洋鬼子杀人放火”和“破铜烂铁可以造枪炮，随便丢了太可惜”等等。书名为《战士读本》，把普通的识字本，变成了有政治内容的课本。我记得在国共合作时期，还搞了一个传单，叫《蒋委员长告国民》。那个大意我还记得一点，就是“我最恨小日本，欺我太甚，他要把中华国一口来吞。七月七芦沟桥发生事变，调动

了五十万陆海空军，各地方来横行实在残忍，抢东西奸妇女还要杀人”。就是编这些东西来宣传，揭露日本鬼子的罪行。为了扩大宣传队伍，我们把学生也组织起来，分个班小组，每个礼拜六的下午由老师带上，到各个农舍里，唱些革命歌曲，向农民宣传抗日的道理。当时宣传的形式比较多，也很活跃。

秋冬时节，黄正夏和饶一来到菠萝岩之后，这里的抗日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宣传抗日，发展到秘密地建立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和党领导下的群众组织，还派人打入国民党的政权机构，控制基层政权，建立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党组织派张业新到郧阳伪专员公署办的乡保人员训练班去学习，回来以后他就担任消河乡联保主任。这样，他就直接控制了基层政权，每个乡里都有一个民众自卫队。在张业新的支持下，张业敬当了自卫分队的分队长。这个自卫队开始是张业敬担任队长，以后是饶世儒担任，张业敬就专搞党的工作。以后张业新当了乡长，张业敬当了自卫队的队长，这弟兄俩一文一武，把菠萝岩方圆几十里基本上控制在手，掩护了地下党组织的活动。自卫队有枪有人，大概是三十来人，长、短枪一共有二三十支。这些枪来源于四个方面：一是张业新家。他家原来有手枪两支，步枪两支，后来在他父亲张子重的支持下，卖了他母亲和他姐姐的首饰，又凑了些钱买了七支枪。其中有一支中正式，一支汉阳造，一支水连珠。再后来又买了七支比较新的中正式步枪，一共有十来支枪，这是一个来源。第二来源是强夺了反动透顶的伪乡长、联保主任张伯康的枪，有一支手枪，两支长枪。是怎么夺的呢？一次，他到田冲菠萝岩去，当时我们都在那儿，张业新在客屋里和他们打麻将，张业敬进去对张伯康说：大哥，把你的枪给我看看。张业敬把枪拿去说：借给我玩玩，就拿走了。张伯康喊到：业敬，业敬，你不能这样弄，不能

这样开玩笑。张业敬说：谁开玩笑？业新又组织了几个人，把张伯康在外面警卫的枪都下掉了。就这样把他的一支手枪、两支步枪全部夺来了。夺了他的枪以后，张伯康跑到上院张子重那，请他出来说好话，讲情，想收回他的枪。张子重是个老秀才，又是老中医，在张家户里，是个有威信的人物。张子重说：“不行，现在我说话他们也不听了”。第三个来源是劫了老屋场张进范的手枪和步枪。第四个来源是，原来的伪政权给伪联保主任配发了一部分枪支。整个武装组织有钢枪，也有一些土枪，但在一般情况下还没有用这些土枪。

这支队伍组织起来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队列、战术和夜行军的训练之后，就参加了平息乱匪的工作。那段时间土匪比较多，当时我们抓了一些土匪头子，对恶贯满盈的土匪头子进行了逮捕、镇压，并在刁湖那边枪毙了一个，在老庄子上枪毙了两个。对坚持反动立场的与人民为敌的张伯康准备逮捕法办，结果他跑掉了。

当时在妇女中组织的有“姊妹会”。那时“姊妹会”的张冰如、张镜如在簸箩岩一带曾经负责群众工作。在少年儿童中组织的有“少先队”、“儿童团”，另外还有“兄弟会”。在农民当中办的有“农民夜校”、“农民识字班”。为了发动群众积极参加抗战，各种群众组织相互紧密配合，当时提出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口号，号召地主和有钱的人对穷苦农民实行减租减息，减轻群众负担；第二点，提倡男女平等，婚姻自由，废除包办买卖婚姻，提倡自由恋爱结婚，并通过当时的乡政府解除了一些包办婚约，为不少的青年男女解除了痛苦。妇女们都积极参加了“姊妹会”，争自由求解放。第三点，大力开展了“不信鬼神，不烧香拜佛”的无神论的宣传。采取各种形式教育人民，人穷不是命运和生辰八字注定

的,是阶级社会剥削制度造成的,烧香敬佛是封建统治阶级麻痹人民、欺骗人民的精神鸦片。号召人民不靠天、不靠神,只靠自己救自己。这种宣传取得了很大成效,特别是许多青年都觉悟了。当时簸箩岩方圆几十里地的土地庙、娘娘庙里的神像都是一扫而空。第四点,就是动员妇女剪短发、放脚。在很短时间内,妇女都普遍放了脚、剪了发。簸箩岩地区虽然是个偏僻的大山区,但在思想文化方面比山外许多城镇要开放得多。那时簸箩岩出来的人并不土,思想都是比较先进的,精神面貌大不一样。我以后来到均县县城上学,看均县县城里面有些青年人,还不如簸箩岩地方人的思想开放。

那时,簸箩岩地区,消河两岸到处呈现一片热气腾腾的景象。政治影响很大,吸引了很多外地的学生纷纷来到这个地方读书学习。当时那个小学(最高的年级只有四年级)有二三十个学生,结果发展到六七十个学生。到那个地方上学的有磨石岩的,有蛤蟆口的,有老庄子上的,有方家山的,还有谷城七坪的。

1941年,党组织把相当大的一部分精力放到培训党员骨干、提高党员质量上面。春夏之际,在白杨坪办了两期党员骨干学习班,对党员轮流培训,饶一办了一期,张业敬办了一期。记得好像在簸箩岩张业敬家小院子里有十几个知识青年也学了一个时期。一个内容是学理论(形势和任务),一个内容是学政治经济学和大众哲学。那时候的课本就叫政治经济学讲话,哲学就叫大众哲学。当时黄正夏在那儿给我们讲哲学,张业敬讲政治经济学,我们学习了好几个月,还有些人从郧阳高中跑来参加我们的学习。其中有韩国玺、吴承岚。学政治经济学时,她们还看《资本论》等书籍。当时,我们看的政治理论书籍是比较多的。除此以外,我们还订有重庆印的《新华日报》和其它进步的文学书籍。如《静静